

110X  
266  
4

尚書卷第四

寶玲文庫

湯誓第一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  
陑出其不意陑在河

曲南之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作西桀逆拒湯

湯誓

戒誓其士衆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繼王則比桀於一夫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

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

我衆舍我籍事而割正夏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

農功而爲割剥之政子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不敢不正桀罪謀之

今汝其曰夏

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

力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剥夏

之邑居

謂

征賦重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

殺身以

喪桀

夏德善茲令朕必往凶德如此我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賚與汝庶幾

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食盡其言爲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也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湯既勝夏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古

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入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

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作夏社疑至

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

夏師敗績湯遂

從之

大崩曰敗績至謂逐討之遂伐三殷俘厥寶玉

三殷國名

示走保之令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綏追之不迫使奔南巢俘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早之災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作典

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殷而還仲虺作誥  
爲湯左相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成湯  
奚仲之後相天子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號南巢地名有慙德

及古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子常不仲虺乃作誥

陳義誥湯

曰嗚呼惟天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惟天生

言天生聰明

聰明時又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天乃錫王勇智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天乃錫王勇智  
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

繼禹之功統其衣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

奉順天命而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已無所憇

下言託天以行虐於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民乃桀之大罪

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附之若

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莠若粟之有秕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

鋤治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

道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

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

道之惡有

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

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德

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勉於德者

則勉之以官勉之以功著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

王業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

明信於天下乃葛

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忿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曰奚獨後予

怨者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辭收徂之民室家相慶曰溪予后后来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日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謂久

初征自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葛時 賢則助之德則

良則進之無弱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亂則明王之道無弱攻昧取亂侮亡  
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悔之言正義  
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忍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發王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氏率  
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未賚聖  
自多足人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者亡  
莫之益亡

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問則有待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  
道呼慎厥終惟其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殖有禮覆昏暴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故戒慎終如其始  
命敬天安命之道

###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  
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以伐桀大義告天下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

予一人誥天子自繙曰予惟皇上上帝降衷于

下民也

皇大上帝天

若宥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

虐于爾萬方百姓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放天下百官言殘

酷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罹被荼毒苦也

罪稱冤天地訴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不能堪忍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言百姓兆民並告無

攻善天福之溢過天禍之故下災肆台小子虐之甚

罪求元聖與之勑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聿遂

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桀知其罪退伏遠屏

也

木兆民允殖僭差貴節也言福善禍淫之道

若草

木兆民允殖僭差貴節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

若草

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

木同華民信樂生

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

輯安汝因

也

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知得罪於

也

天地謙以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慄慄危求衆心

以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慄慄危

深淵危懼之甚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戒詣

之更始彝常憎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革入不赦

已罪以其簡在天心

故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

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帆誠也庶幾能是誠

忱兮亦有終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咎單作明

帆誠也庶幾能是誠

伊訓第四商書孔氏傳

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立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稱元年

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其二亡伊訓

作訓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

道太甲即位奠賓而告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喪侯甸羣后咸在次

在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三公攝冢宰

以

訓于王 湯有功烈之 言于王祖故稱焉

湯有功烈之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

懋厥德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

莫懲也言皆安之

鹽鳥獸魚鼈咸

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

假手于我有命

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

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

修德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免

于毫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

懷

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

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在初欲其慎始

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

則家國並化 噎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

終洽四海

居

先民時若

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氏之言是順

居

上克明

言理爲下克忠事上與人不求備檢

身若不及

使人必器之常以不至于有萬邦茲如不及恐有遇

惟艱哉

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敷求哲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

敷求哲

人俾輔于爾後嗣

布求賢智使師輔於制官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制官

刑倣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倣戒百官

曰敢有恒舞于

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

神日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

稚頑嚚親比之是謂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

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

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目匡正

嗚呼嗣王

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念祖德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善言可法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

不善降之百殃

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爾惟不德罔

德罔小萬邦惟慶

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

爾惟不德罔

大墮厥宗

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墮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肆命戒

陳天命以太甲亡

徂后

陳往古明

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尸放

三年復歸于毫思庸

念常道

尹作太甲三篇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

惟嗣王不惠

子阿衡

阿倚衡平言伊尹之訓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

諶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月在之順天地

社稷宗廟罔不祇廟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

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

王命於其身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肆嗣王丕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天下之衆

祖勤德致有

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

大承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毫

其後嗣王因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桀君臣滅先

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滅亡

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辟忝厥祖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

言太甲守常不改

伊尹乃言

無念聞伊尹之戒

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矣顯皆明也言

明其德坐以待且而行之旁求俊彦啓迪後人

旁非一方美士曰彥

開道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

言訓戒

德以自慎乃儉德惟懷求圖

言當以儉爲德

顛覆謙覆

慎乃儉德惟懷求圖

言當以儉爲德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

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日行

機有度

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欽厥止率

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

乃孝惟朕以擇萬世

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數美無窮

王未克變

未能變不能

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

伊尹

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

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基

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

王徂桐宮居憂

入往立宮令太甲居之

桐宮居憂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作書月即吉服

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相匡故

后非

民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

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彊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

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欲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

欲

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

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

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言已往之前不能

修德於其初令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

伊尹拜手稽首

舞手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言修身其身

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

有不悅

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並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

其有邦厥鄰乃曰撫我后后乘無罰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鄰並有

祖無時豫怠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奉先

國鄰國人乃日待我君來

王懋乃德視乃厥

言忤載君來無罰言仁惠

王懋乃德視乃厥

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奉先

思孝接下思恭

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聽

德惟聰

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朕承王之休無斁行如

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民所

常以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

民所歸無

其祀則享天位艱哉

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

德惟治否

德亂

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終始慎厥與惟

明明后

明慎其所以興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

先王惟時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

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

令善也繼善業當

王嗣有令緒尚監茲戎

令善也繼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

天之德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言善有

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言善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為力

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

無安厥位惟危

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

終于始於始慮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非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

諸非道遜順也非道察之勿以自穢

必以嗚呼弗慮胡

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

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

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君罔

以辭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

故特慎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

君邦其求孚于休言

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咸有一德即政之後忍其不一故以戒之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將

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

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夏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桀不恤下民

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厥有命

言天不安桀所爲廣

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天求一德使代桀爲

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

亨當也所征惠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

夏正

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

非天私我有商

惟天佑于一德

非天私商而王之非商求于

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非商以力求民

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行善則吉行惡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

一天降之善不一  
天降之災是在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

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言德行終始不

衰殺是乃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而任之

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

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慎惟和

惟一其難無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德無常

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德非一方以善

師主善爲師

德非一方以善

善無常主協干

克一言以合於能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

之言故

日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

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

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能整齊萬夫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上有狹人之心則上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毫

沃丁太甲子伊尹旣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

其所行功德之事

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伊陟相大

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改作伊

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

仲丁遷于囂太戊子

地名作仲丁陳遷都

河亶甲居相仲丁弟相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作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圯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

九作祖乙亡

尚書卷第四

經二千二百八十七字  
往三十四百六十八字

尚書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五遷將治毫殷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毫殷

民咨

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

作盤庚三篇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盤庚遷于殷

毫之民不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

之殷有邑居率顓衆感出矣言

顓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

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祖乙此耿爰於也言祖乙

已居重我民無盡剗

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發盡殺故不

能胥臣以生卜誓曰其如台

言民不能相臣以生則當卜考

於龜以徒日其如我所行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

寧

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

湯遷毫仲丁遷嚣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毫凡五徙國都

今

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今不承古而徙是天將絕命尚無知

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天將絕命尚無知之烈之況能從先王之

葉若顛木之有由蘖

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用生蘖

戴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言我徒欲如此

盤庚數

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數教也教人使用汝

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言無

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玉命衆悉至于庭

臣以衆羣

下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告汝以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古我先王

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先王謀任久老成入共治其政

王播告

之修不匿厥指

王布告入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

罔有逸言民用不變

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  
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

聒聒不知

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善觀火

我之欲徒非  
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

予亦拙謀作乃逸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犬徒是

汝不

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徒是

我不威脅汝過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繙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當如

若農服田力繙乃亦有秋條亂也繙耕稼也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越於也不欲徒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言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汝不和吉

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不相率共徒是爲敗禍姦宄以自

究以自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無所相時檢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及羣臣不欲徒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徒則  
及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檢利小民尚相觀於篤誨恐其發動有過口

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以情

言不徒恐汝沈爾於衆有禍害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大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則惟

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

爲非謀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  
所致

新遲任古賚言人貴舊器古我先王暨乃祖

新貴新汝不徒是不貴舊古我先王暨乃祖

乃父胥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

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

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世選爾勞予不掩爾

勸用朱常之罰胥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

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茲予大享于

汝忠於汝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

所以不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善自福

掩汝善作福作災我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

加汝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

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心中所志乃善汝

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

孤幼受害是弱易之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

之作猷

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無有遠

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

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

邦之滅惟汝衆

有善

臣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佚失也已失政之功

是

罰罪已凡爾衆其惟致告

致我誠告汝衆

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

度居汝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

##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爲此南渡河乃誥民

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誥善言民不循教

衆築善言大告用誠

於咸造勿襄在王庭

造至也衆皆至

盤庚乃

登進厥民升進命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固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

承安民保后胥感鮮以不辱于天時

民亦安而恤之

保后胥感鮮以不辱于天時

君之政

相與憂行君令淳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

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

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徒

厥攸作視民利

用遷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徒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間

古君

先王之聞謂遷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

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徒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徒汝令比

近於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遷

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

志汝衆故大舜其志而徙之

全予將試以汝

遷安寧厥邦

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汝皆

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自咎

鞠窮也言汝為

臣不忠自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言不徒之害如舟在

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

汝忠誠不屬逮古苟不欲徒相與沉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

何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久之

計思汝不徒之災苟不今其有今罔後汝何欲徒是大勸憂之道

生在上言不徒無後計汝何得全予命汝一

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徒又爲予迂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徒欲

以威脅汝乎用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奉畜汝衆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

我是汝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反先人

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旣失政而陳久於此

日何爲唐我而不徒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

民而不徒乎汝萬民乃不生生嬖乎一人猷

同心不進進謀先後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故有

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

汝無能道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成殘也汝徒是反父祖之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弃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

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

貝玉

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乃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

言其貪乃

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

言

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

作大刑於我子繇求討不忠之罪

迪高后

丕乃崇降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

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永啟大恤不易之事永啟大恤

無胥絕遠

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巖之

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

汝乃有不吉不迪

不善不道謂凶入

顛越不恭暫遇

姦宄

顛墮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

我乃

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畏

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徃哉生生今

予特試以汝遷求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

立汝家神大夫稱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郊廟朝社之位

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戒無戲怠

勉立大數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

布心腹言輸誠志於百官以告志

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

讒言乎一人

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彼勿共怒我合比凶入而妄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言以遷朕多大前人之功美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徒必依山鄙之勞下去凶惡之險無城

德立嘉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寧極

水泉沉湧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言皆不明已本心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

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

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

用長居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予由靈冲童童弔至靈善也非廢謂

勤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實

宏實皆大也君臣用謀不

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言當庶幾相

隱括其  
善政予其懋簡相爾念啟我衆簡大相助

汝念敬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

保居敘欽有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取奉用

居者則我式令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

序而昂之有弗欽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無總于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于

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德永肩一心用仰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使百官以所營求之於外野得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

說之於傅巖之谿

夢之形象經使攝政說

命始求得王宅憂亮陰三祀

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既免喪莫惟弗言

除喪猶群臣咸諫于王曰不言政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知事則爲明智則能

制作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天下待令百官仰法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稟受令亦命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

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

恭默

思道夢帝賜予良弼其代予言

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

我言乃審厥衆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審所夢之入刻

其形象以四方說纂傳巖之野惟肖

傅氏之巖在虞

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仕食

肖似似所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立以

夢之形爲相使命之曰朝夕納諭以輔台德

言當納諭直

在左右

我德

若金用汝作礪

鐵須礪成利器

以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

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害惟跣

弗視地厥足用傷

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已視聽

惟暨

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

君正正改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言匡正汝君使

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

從諫則聖

言木以繩直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君能受諫則臣不待繩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命其承意而諫之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

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

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

相正之法言明王奉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

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

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之民以從上爲治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冑曾與鑿也言不可

可輕教令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躬

言服不可加其人兵不可任非其人兵不可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

休

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庶官

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所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慮善以動動惟

厥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事事非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無恥過作一事

非恥過誤而文之過成大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則其所居

所言則王之贊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政事醇粹

事神則難祭不敬數數則贊贊則不敬事神禱禱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

數近廟故說王曰肯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因以戒之

言皆可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於若不善

我無聞於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

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

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能

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

賢臣有道德者既乃遷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

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

自河徂毫暨厥

終罔顯自河往居毫與今其爾惟訓于朕志

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

成亦言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酢羹

須汝以成交非一和

之爾交修予因予弃予惟克邁乃訓之義邁

行也言我能行汝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

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不師古

以克求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

壯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

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信懷此學志則惟道積於其身

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數教也教然後

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監于先王成憲

其家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

其長惡過其惟學乎惟說式克欽

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玉志廣招俊

又使列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衆官風教也使天下皆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乃風風教也使是汝教

仰我德是汝教

手足具乃成人

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

有良臣乃成聖

也作起正長也言

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也作起正長也言

先世長官之臣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

撻于市故

成其能一夫獲則曰時子之辜夫不得其所則以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安我事則與惟后非賢不乂惟賢祚后不食伊尹同善

無能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羲有商

汝庶安我事則與惟后非賢不乂惟賢祚后不食伊尹同善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祚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賢須君食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耳不聰之異鳴

祖己訓諸王

賢臣也以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所以訓

高宗肜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日肜周日繹

高宗肜

日越有雊雉

公肜日有雉異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

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

下民典厥義

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

降年

有永有不永赤天夭民民中絕命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民有不若德不

聽罪天旣孚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

正其德謂有乃曰其如台

祖已恐王未受其永有不永言故乃復曰天道

其如我嗚呼王司散民罔非天肩典祀無豐所言

于昵肩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

于昵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

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孫氏傳

殷始咎周

咎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

祖伊恐

殷賢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

作西伯

戡黎

戡亦勝也

西伯戡黎西伯旣戡黎

近王圻之上諸侯在上

黨東祖伊恐奔告于王

曰天子天旣訖我殷

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

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

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至人以八事觀殷大

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威

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禋

故天弃我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以紂自絕於先王

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慶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今

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繫今

王其如台

擊至也民無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其如我所言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氏之祖伊反曰嗚呼乃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言殷眾多參列

於上天天誅罰沒沒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

無戮于爾邦

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

立可待

##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

去紂

微子

微折內國名子

紂微子爲紂獨士去無道微子若曰父師小

師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微

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弔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止

我徂夙逐陳于上

言湯致遷其功  
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酌

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紂也沈酒酌醬殷  
敗亂湯德於後世

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草野竊盜又爲  
姦宄於外內

卿士

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  
為爲非法

度皆有幸罪無常得中者

士既爲敵讎亂而小

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

士既爲敵讎亂而小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

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殷遂喪越

至于今

言遂喪亡於是  
於今到不待久至

曰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生狂  
在家耄亂故欲遜出

於荒野言愁闋今爾無指告予顛隣若之何

其於意欲之何其教之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

告我殷邦顛隣

故欲遜出明心同省

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酌

于酒

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沉湎不可如何

乃罔畏畏咷

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酒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畏

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日犧體完日牷牛羊豕日

牲器

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降監殷民

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皆重賦傷民斂聚怨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懶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

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盡詔敵之者

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超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商其論

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

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力顛隣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臣僕

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各

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先王以不失道

我不顧行遯

言將與紂

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 尚書卷第五

經二千六百九十八字

尚書卷第六

卷六

尚書卷第六

周書 孔氏傳

泰誓上第一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貨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

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僕同乃退以示

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朋而共

紂作泰誓三篇

渡津

泰誓

大會誓衆

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 諸侯及諸侯此用之孟春

王曰

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

也友者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

衆民父母爲大君而爲貴

今商王受弗敵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

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

滌濫官人不以賢戈而以父兄所

以政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

亂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

姓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焚

炙忠良剗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剗剔視之言暴虐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

之惡命文王敬行天肆予小子収以爾友邦

罰功業未成而崩

之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

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我與諸侯

還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

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

廟之祀饑之甚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乃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

畏罪不爭無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

下民爲立君以政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當能助天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也言

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也言

已志欲爲民除惡是  
與否不敢遠其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鈞

則有德皆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憂劣勝負可見受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人孰異心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三千一  
心言同

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予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予小子

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爾有衆庶天之罰

祭社日宜冢土社也言我

類告天祭社用汝

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

眾致天罰於紂

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

惡除則四海長清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

羣

后以師畢會諸侯盡會次也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

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徇猶也武王在故稱西土我聞吉

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渴日以爲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

法度渴日不擣棄黎老昵北罪人鮑背之者

而

足故日刀行弃不禮敬近罪人棄黎老鮑背之者

而

棄不禮敬近罪人棄黎老鮑背之者

而

謂天下逋逃之小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

而

縱虐以酒成惡臣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

而

下化之言罪同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

而

顙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顙呼也民皆呼

天告寬無辜紂之穢德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彰聞天地言罪惡深德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

而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

而

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剥喪元良

而

賊虐諫輔剥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謂已

而

有天命謂敵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恭無傷言

而

所以罪過於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

必

誅大其以予又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夢協朕卜襲

而

于休祥我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平人凡人也雖多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天視

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言紂至親雖多無惡于民民之令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已能無惡于民民之令有過在我教不至

天令

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

疆伐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桀流毒天下湯之

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

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取之

昂哉夫

子罔或無畏寧執旣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

執非敵之志代之則克矣

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

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

改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上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

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

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

大爲急情不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予敬天自絕之酷虐

民結之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

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謙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作威殺戮毒

痛四海

痛病也言害所及遠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

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

常法而不顧箕子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正諫而以爲囚奴

也姦

技溼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穢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

目之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

欲是喪亡爾其致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勸勉武王述

不怠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武王述古言以

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夫失

咎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

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惡本言紂為天下惡本

肆予小子誕以

爾衆士殄殲乃讎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爾衆士莫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

迪進也毅敵為果發果毅登成也成汝若之功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嗚呼惟

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子克受非予武惟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朕文考無罪

推功於父言文上典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

我之無善之致

##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籍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

萬一千人舉全數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

時甲子

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

二王朝至于商

郊牧野乃誓

紂近郊三十里

地名牧矣亥

王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入

或以黃金飾矛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

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

苦之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周志爲友言御事司

徒同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皆

亞旅

師氏

亞次族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千夫長百

夫長

師帥卒帥

及庸蜀羌髣微盧彭濮人

八國皆蠻夷戎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

戈比爾干立爾弔予其誓

稱舉也戈戟于指也

王曰古

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言無晨鳴之道

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全商王

受惟婦言是用

姐已惑紂紂信用之

皆棄厥肆祀弗答

皆亂肆陳苔當也

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棄其

皆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乃

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言紂弃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言

用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

宄於都邑全子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

言當旅進一心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勗哉夫子尚桓桓

相相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于商郊

貌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

弗迓克

奔以役西土

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哉夫子爾所弗勗其子爾躬有戮

臨敵所安

汝不勉則

於汝身有戮矣

## 武成第五

周書 乳氏傳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

牧識其政事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作武成

武功成文事修

武成

文王受命有此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越翼日癸巳王朝

步自周于征伐商

冀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

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其四

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示不用行禮射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

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山甫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

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駿奔走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旣生魄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

周明一統王若曰嗚呼羣后

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惟先

王建邦啓土

謚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

后稷

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

大王修德以翦齊商八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勤立王家

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我言

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惟九年大

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

予小子其承厥志

言承文武王本意厔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

曰惟有道曾

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曰惟有道曾

孫周王収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  
大正以兵征之

今商王受無道

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

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薮澤言大姦

予小子既獲

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

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

命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

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曾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

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

天休

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

民危害無焉神羞辱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

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

林言感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又北走血

流漂春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戊辰而滅紂言與

衆同心動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

箕子因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因奴徒隸封益

其土商容賢人紂所敗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

施舍已責菽乏調無所謂周

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列爵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

魯五等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

建官惟賢

立官以位事惟能官賢戈

居位理事

重民五教所重在民及惟食喪祭必任能事

五常之教

惟食喪祭

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

使天下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慎信明義厚行信

義

崇德報功

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 尚書卷第六

經一千六百三十六字



